

逃

逃的是性命,和所有的暴力冲突一样,南苏丹的冲突伴随着滥杀无辜的行为,不管是遭到屠杀的本地人,还是受到惊吓的外国人,为了保命,唯有逃之夭夭。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朱巴机场 挤满了等待撤离的 外国石油工人

太阳当空照,赶紧把命逃。在南苏丹首都朱巴的机场,撤离者的队伍从离岸区一直排到室外。候机楼的大门不停地“吞进”一些筋疲力尽、眼神迷离的石油工人,他们身上穿的工作服已经无比的肮脏。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到南苏丹——这个世界上最年轻国家的油田工作,现在,他们灰头土脸地逃到这个国家的首都,踏上了回家旅程的第一站,因为南苏丹已经到了内战的边缘。

这些逃离者中不乏巴基斯坦工程师哈桑·阿里这样的人,他的眼睛四周淤青,刚刚逃过了发生在油田的一场恐怖屠杀。

过去三天内,这些被吓坏了的石油工人听到了太多的有关大屠杀的消息。

“这是南苏丹人在杀害南苏丹人,”哈桑·阿里说。“他们用石块和刀互相残杀。”他的一个同事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第三个人名叫达比尔,他说自己看到一个凶徒挥刀砍下了受害者们的手。他们说起码有16人被杀害,其中许多都是身着便服的平民。

团结州的石油储藏量丰富,是南苏丹刚刚起步的经济的依赖,这里也成为政府军和新兴的反对派武装之间争夺的焦点。一些叛乱的高级军官造成了南苏丹政府军的分裂,控制这个州的一个师的师长詹姆斯·柯昂·楚刚刚宣布背叛总统萨尔瓦·基尔。

基尔总统所属的丁卡族和前副总统里克·马沙尔所属的努尔族之间的部族冲突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他们争夺的对象是中国和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的厂房。

在朱巴机场外,数百名中国石油工人等在那里,他们把外套和T恤顶在头上遮蔽毒辣的太阳。刘松(音)已经等了4个小时,他所属的石油公司会把他途经迪拜接回北京。

在他们附近站着印度人赛义德·曼苏尔,他刚从团结州逃到朱巴,他说,当战斗已经打到他们身边时,4处石油设施紧急停产。

仅仅一个星期,原本只是总统卫队挫败政变的巷战就发展为席卷全国的内战,成千上万的外国人挤在朱巴机场,争相搭乘英国皇家空军的航班和美国的空军运输机,而在这里有业务的各国石油公司也争相撤离自己的人员。



12月25日,在苏丹喀土穆国际机场,从南苏丹撤离的中国工人走出航站楼 新华社发

朱巴市区 部族社团酝酿对屠杀事件进行报复

对于非洲最年轻的国家如此迅速地陷入内战,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表示了深深的失望,该组织对部族冲突的扩大表示震惊,并强调这种部族冲突造成了数不清的人类痛苦。

随着局势的恶化,援助机构预测他们需要1.66亿美元才能提供从即日起到明年3月的水、食品以及卫生和医疗服务。即使在首都朱巴,食品也已经发生短缺。

看上去平静和正常的生活已

经部分地回到了朱巴。商店已经重新开放,民用交通工具也已经重新上路,而那些街道几天前还是不同派系军队之间互相射击的场所。

不过街上依然有一些痕迹告诉你几天前发生过什么,一辆坦克停在总统官邸的入口旁,一辆安装有高射炮的军车也停在角落里。

几百米之外就是基尔总统的对手——里克·马沙尔的住所,墙

上满是大大小小口径子弹造成的弹坑,一个墙角已被炮弹轰毁。

“这种平静是不保险的,”有着4年工作经验的肯尼亚援助人员帕特里克·卡普哈说,“冤冤相报的恐惧正萦绕在人们的心头。”

他说有工作人员报告说,不同族裔的社团正在酝酿对屠杀事件进行报复的念头。

“这时候领导人一定要走到一起,否则事情会变得更糟,”他警告说。

博尔 22年间经历两次屠杀

在南苏丹城市博尔,人们还记得1991年的那场大屠杀。

当时南苏丹还没有从苏丹独立,但南苏丹武装力量争取独立的斗争从未停息。里克·马沙尔是南苏丹独立武装力量的一员,他与独立武装力量领袖约翰·加朗发生了争吵,并诉诸武力,这导致博尔受到了猛烈的攻击。

人们死的死,逃的逃。

20多年过去了,南苏丹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博尔的人们却再度面临死亡的考验,这一次争斗的主角之一又是马沙尔,只不过他的对手换成了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

圣诞节当天,博尔城内血流成河,商店被洗劫一空,医院没有药,也没有医生,因为医生都各自逃命去了。

房屋被烧毁,家园被夷为平地。

在主要的道路两旁,慌不择路的人们带着自己的贴身财物仓皇逃生。

零星的枪声凄厉地划破空气,那是政府军在鸣枪示警。激烈的战斗已基本完结,总

统萨尔瓦·基尔的士兵控制了博尔。叛军已经转移到盛产石油的上尼罗州首府马拉卡勒等北部地区继续战斗。

敌对的部族从月中开始互相残杀,联合国已经发现了好几处“万人坑”。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警告那些造成平民死亡的人将被追责。“我们知道你们当中的许多人经受了恐怖袭击的痛苦,”潘基文在广播中对南苏丹人民说,“你们被迫拖家带口逃离家园,许多人还蒙受了失去亲人的悲痛。”

“我再次呼吁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平解决分歧,我强调他们有保护平民的责任,”他说,“我已经警告所有犯罪的人,他们将被追究责任。”

“对于这个新国家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未来几个月内,援助机构的物资对于拯救生命至关重要。”在南苏丹的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托比·兰泽尔说。

到目前为止,12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其中63000人进入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营地。

阿科博 2000暴徒 在联合国营地杀人



联合国维和士兵在为两名遇害身亡的印度籍维和士兵举办的悼念仪式上献花圈(12月21日摄)

新华社/法新

有很多南苏丹人也在朱巴机场外等待离开,詹姆斯·马力亚尔·阿查克就在为自己的好运而奋斗,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的大戏。他是少数登上阿科博飞往朱巴的最后一班飞机的幸运儿之一,阿科博位于南苏丹东部偏远地带,邻近埃塞俄比亚。联合国在那里建立的营地不久前遭到过袭击,两名印度维和士兵身亡。阿查克是丁卡族人,位于阿科博的联合国营地则遭到了大约2000名努尔族青年的冲击,其中不少人手上有武器。

他的朋友和老乡邓·马约克就没那么幸运了。当蜂拥而至的人群对着小小的营地发射武器时,印度维和人员只好让他们进来。

暴徒们欺骗联合国士兵说会保证丁卡族人的安全,于是联合国士兵将二十几名丁卡族人集中到一个地方,这些人主要是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结果几名暴徒首先对联合国维和士兵开火,打死两人,另有一人胸部中弹。接着,他们开始屠杀丁卡族人。马约克能够活下来是因为同伴的尸体覆盖住了他,而且当暴徒踩在他身上时他一声不吭。他后来被偷偷运出阿科博,远远地送往上尼罗州的马拉卡勒。

“维和人员什么都做不了,”阿查克说,他刚刚接到了马约克的电话,“努尔族人太多,他们人数太少。”

“本周在博尔和本提乌,我看到的景象已经足以说明这个社会受到暴力多么严重的侵害,急需我们的帮助,”兰泽尔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留在这里,保护大家,并且运送物资。”

正是在博尔,马沙尔的部队对一架执行疏散任务的美军飞机开了火,4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受伤,伤情最重的那个已经被送到位于德国兰施图尔的美军医院。

美国立法者一个两党小组24日给南苏丹总统递交了一封信,呼吁基尔总统停止与他的对手之间的暴力行为。

经过数十年的斗争,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南苏丹于两年多前得以独立,没想到内部冲突来得这么突然,这么迅速。

在博尔这个地方,冲突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南苏丹刚刚独立之后的两年多,人们过上了一段短暂的平静生活。

一名从1991年的大屠杀中幸运逃脱的33岁妇女对自己的未来再次产生了怀疑。

她问:“这种四处逃命的日子,我们究竟还要过多久?”